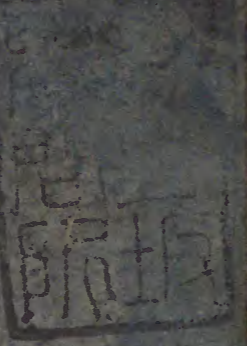


四書存疑

中庸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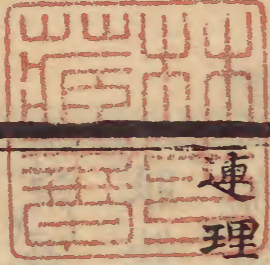


			八	漢
		九	五	書
	一	二	九	門
一	六	四	類	
三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漢
		五	書
二	一	二	類
七	三	九	
三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9
冊數	13	(23)
函號	277	184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之三



中庸後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二節

人存政舉是一篇總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政舉。人道敏政而句重在人上。夫政也者而句重在政上。

故為政在人三節

同安 林希元 著
會稽 陶望齡 閱
桐城 方文 訂

淺草文庫

四書存疑

卷三 中庸後

政則政舉之政。曰人曰身。只在人存。一人字內。故章句解。人存曰。有是君。有是臣。至此曰。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身脩然後能知人。能舉人。故取以身。

五倫是身之所接。五達道是身所當行也。故脩身以道。○以道脩身。是以身去體道。使身皆在道理中。則身自是而脩矣。蒙引說得好。○按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耳。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不可枚舉在人。以類而推。脩道以仁。這仁就愛之理。邊說。是個惻怛慈愛意思。五倫間若

無此個相親相愛之意思。豈成個道理。故修道全在仁上。○元者善之長。五達道一仁之統貫也。故修道以仁。○章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當與下文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參看天地生物之心。只是個惻怛慈愛之意。人具此理以生。自然便有此意。

仁者人也。一句是夫子自解仁字。言仁者非他也。只是個人也。人形而下者也。以仁訓人可乎。纔成個人。便有這仁。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子裏皆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知人非血肉之軀也。即我之在也。以仁

訓人。不亦切乎。○言修道固以仁矣。然這仁者非他也。即是我這人也。人有此生便有個惻怛慈愛之意。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人只是愛而仁。即這人也。

人指个身而言。此朱子示人之意。不可入在人。也。內蓋曰仁者人也。分明是以器語道。朱子恐人疑此而求諸遠。故示人曰。此人只指个身而言。見今說者皆曰仁。即人之身也。便不是。

既說修道以仁。又說親為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修道以仁。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為大。是其切要處。文在於親也。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以貫之矣。故仁以修道者。必自親

親做起。不得泛然用功也。泛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言之密處也。○夫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矣。親何獨為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固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為真切。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自此而推之。此親之所以為大。仁以修道者。所宜最先也。○問親。不兼兄弟何也。曰。以道理及下文。知所以事親觀之。只當作父母說。蓋親無兩。大。又孟子以事親事兄。言仁義之實。則事親不兼事兄也。問既以事父母為先。後而次序則何如。曰。自父母而兄弟。自兄弟而夫婦。自夫婦而君臣朋友。此其序也。曰。君臣太倫。乃後於兄弟夫婦。何

也。曰。自家而後國。夫婦故當先也。○又問。既以親為事。父母則下文親之殺。如何可通。曰。此因說父母而及諸父母也。言此特欲起下文禮所生。知天之意耳。非謂行仁者。必把諸父母都先事了。然後可以及其他也。○問。夫婦是合。是天合。曰。夫婦雖合。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則亦天合矣。故曰。一家之親。斯三者而已矣。

說仁了。又說個義。所重在義。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個禮。所生所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也。

總說親尊賢。又忽說個禮所生。是為下文知天。張本。下文章句曰。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即是這禮字。禮即理之節文者耳。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總說仁義。却說個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此聖人造化之筆也。在常人這裏便窮了。義者宜也。過文不可云有仁。必有義。只當云人性又有義。○親之尊之。其中自有個降殺差等。這便是禮。朱子小註說得最好。陳北溪似太重了。

親之行仁修道之本也。尊賢講學修道之本也。○看來尊賢亦只在五達道中朋友內。聖人既於五達道中舉個親來說。又

於其中舉個朋友來說。非是於五倫有所偏重也。亦人用功之切要處也。

從來說親為大。皆以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原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為大。言所急尤在於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繳此意。今以親為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修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國家事。乃在修身之後。此處方說修身而遽及此何也。

尊賢為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日尊賢為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有何交涉。景丑以君臣為人倫之大。孟子以弟昆為義之實。如何謂尊賢為大。要為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於說智。即後面所以行三者之智也。不然。平空說個尊賢大。於事君敬長。於上下文有何交涉。於君臣為人之大倫。弟昆為義之實之說。不相背乎。

親為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宜對。但親裏可

說能親之則五達道可舉尊賢裏不可說能尊賢則事物之宜可舉蓋本意只重在尊賢不重在事物之宜上按此處漢來無人如此說蒙引亦然愚只將本文玩味而參之章句便覺有不然而處不知明者以為如何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條收拾上文意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人也親之為大故思修身不可以不重親欲盡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示人當知人以講明此五達道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示人當知尊賢事親五達道之理也此又自修道以仁推及於智三達德見於此矣勇本無定位說尊賢便涉智上了○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有得於此雖欲不殺不等不可得矣無得於此親或混其殺尊或混其等欲盡其道不可得矣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朱子小註曰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又曰知至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愚謂此便是章末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說見一章摠無

別意。

天下之達道五，四節

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修身，以道。未見其為何道也。上推修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為知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修身者，其道有五。所以修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面味盡之意也。大意若謂修身固在以道，然其道有五。修道在仁及知天。是其所以行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天下之達道。即上文所以修身者也。三者何？知仁勇。此三者，乃行達道之達德。即上文所以修道者也。

○智所以知仁，所以體勇，所以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是正註。若曰知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此方是正註。○自人生帶來，便有三件了。故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

或問修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畧之不同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

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寔知。仁是寔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寔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寔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寔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總寔。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故愚曰。三者總實。道便行。非既實後。方去行道也。○有生之初。同有是達德。有生之後。孰有是達德。故曰誠是用功處。夫子說達德便說誠。是何等周密。不如孟子只說性善。末二段都無開交。

知仁勇雖有三。本文只說所以行。一可見重在仁上。故上文只說脩道以仁。其理非有所欠也。蒙引說得好。

三達德與五常之德何異。知即五常之知。仁即五常之仁。勇在其中矣。言知仁而遺義禮者。何禮者。仁之著。義者。智之嚴。言智仁則包義禮矣。

或生而知之。一節此詳達德行達道之事。

既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復有三知一行之說。意見得人之氣質不同。知仁勇在人。又有此三等也。○達德雖人所同得。然在人所得又不同。其有三等者。氣稟之異也。雖是有三等之異。然到知之成功處。則一而已。以達德之同也。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已有而自疑矣。不說知之成

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_レ上等之人為終不可及而自沮矣。聖人之言化土也。

生而知之者不待學也。困而知之者學猶不知必待困心衡慮而後知也。利者深知篤好而求必得之者也。勉強而行者深知篤好以求之而猶未得必待勉強矯揉費力而後行之者也。知之成功一者來只是說知行雖有二者之異然到_レ知之成功地位都只一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之_レ一不可云學知困知者與生知一般利行勉行者與安行一般。○不是勇志生得到渾一地位故曰

所以至於知之而成功一者勇也。蒙引曰。知之而成功一只是淺上而評新之詞說得是蓋知之行之便是成功了如此一句恐人之自沮耳。豈困知勉行方是半上落卜及此方要其成以其分_レ知三行之分屬也。以其等_レ知三行之等級也。

既言_レ三知三行見_レ知仁勇在_レ人有_レ三者之等。又說好學近乎知又是自困知勉行下一等人說蓋為哀公資質庸下恐於困知勉行猶不能及而又為此梯引之也。大意若云困而知之者視學知已覺費力。又或有困心衡慮而猶未能知者則又下矣。然未嘗無可進之机也。其道在乎好學而已。好字極重好學者好

曰書存疑

卷三 中庸

九

之不罷學之不己。如童未所謂人一己百弗得弗措意思是也。如是父之將見知識漸以開明。義理漸以昭著。愚蒙亦於是而破矣。故曰近乎智。

夫勉強而行者。視利行己。覺費力而勉強者。又有不能行焉。則又下矣。然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力行而已。力行者。刻苦奮厲。允蹈寔踐也。童未人一己百。弗篤弗措。便是如此。則人欲漸以消磨。私意漸以刊落。故曰近乎仁。

夫困知勉行。勇也。若夫困而不能知。勉而不能行。勇斯下矣。然亦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知恥而已。恥者。以居人下為

耻也。均是人也。人於道則能行。我何為不能。是可恥也。知此可恥。則必自然自艾。鼓懦發憤。極力向前。知之必明。守之必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與人矣。故曰近乎勇。

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則近乎知矣。破愚亦未是知。方是近乎知。是成德事。豈破愚可知。

無私仁也。能忘私則近之矣。然非力行不可。力行忘私工夫也。○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此知者也。未及乎此。好學亦近之矣。餘做此。

三、近乎前。只作困知勉行說。今看夫子嘗云。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好學近乎智。則是困而學者。還有此四等人。况章句亦可據。

知斯三者一節

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知。是真個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修身。

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啟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修身之寔。以致矣。知恥近乎勇。以下居八下之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

知行並至而身無不修矣。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此收拾上文修身以道。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蓋修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有五。修道以仁。所以行道之達德有三。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又入德之事也。故知斯三者。則可以入德。而修道而身之修不越此矣。大意不過如此。

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此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句也。語意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治天下國家中要見取入意方得九經中之尊賢敬大臣體群
臣即其事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四節

上言修身之事既明了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
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為言為治之道九經盡之矣此
大學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加詳焉此中庸引之以繼
大舜文武周公之緒也

治天下國家只是九經九經下落頭便說修身這修身便是接
上面修身說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

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
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
即是此理

九經乃是一部大學而又加詳焉修身尊賢修身也親親齊家
也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來百工治國也柔遠人懷諸侯平天
下也

尊賢只說不惑於理敬大臣則言不迷於事此各有所主尊賢
主於講明義理此是講學事未粘着政事如今經進日講一般
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政如今九卿分治一般故言

不迷於事不疑於理是君心上事。故章句屬修身不迷於事則
是君之政事。

上既以知仁勇為修身之要此後以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為言
上就為學時說此就臨民時說以論語不莊以莊之來參看既
有知及仁守工夫又必莊以莊之可見知仁勇以修身又不可
無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工夫也。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此引孟子語以解尊位重祿意也。兄
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此引詩經語解同其好惡意也。今人於詩
經語輒為之曲說誤矣。

必先忠信而後重祿不然食而不愛承交之也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賢者其肯為我用乎。○賢非義不食其所以賴乎上者
蓋有在也。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者在乎此而忠信重祿以養
之則彼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於趨事赴功此報禮重也。

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時使而不盡其力薄歛而不盡其
財則人遂壽富安逸之願尊君親上之意油然而生矣故百姓
勸。

財用足以大學有財此有用觀之只是財之用不可依饒氏以
用為器。

善者自有所能。則因能而授之任。所謂尊賢使能也。是嘉善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亦器使之。不強其所不欲。所謂與人不求。徭也。是矜不能。

絕世是國邑。未經廢。世裔已絕了。則世旁支覓個人來續他。便是故。或問曰。無後者續之。真西山曰。如周武王立夏殷。後廢國。是國邑已絕。廢了。舉是。造而再建之。故或問曰。已滅者封之。真西山曰。如齊桓封衛。

上下相安。指本國君臣及民言。大小相恤。指隣國諸侯言。使上下相安。是治其亂。方使得他如此。在治其亂。使大小相恤。正

所以持其危。在下治其危前。

勸親。勸別人也。勸大臣。勸士。勸百姓。勸本人也。此四字帶效意。亦承上文效言也。觀或問可見。

九經先效而後事者。欲歆動哀公爾。聖人告君許多圓法。

九事豫則立。三節

事字通指上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蓋上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又言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是說達道達德九經皆要一誠也。至此見得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

夫始得故發事豫之旨意謂達道達德九經固皆要誠然這個誠必須預先做下工夫臨時始能如此若平素不曾預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四句皆推明當前定之意不可於言行事道之外覓誠字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此句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意言前定四句皆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行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今人見章句有先立乎誠一句只管把誠字來說至說言前定四句亦用此誤矣○言前定言有物也。有定事說出來自是滔去無窒碍無定事說來自然失脚

落手觸前觸後事前定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故不困行前定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也故無疾病

在下位條章句云此復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蓋上就言前定四句言固見凡事之當素定矣更以下位者言欲治民必先獲上欲獲上必先信友欲信友必先悅親欲悅親必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亦可見凡事之當素定也此只是推明個當素定意思以見上文所以行之者一處之當素定爾故章句只云推言素定之意不言先立乎誠亦可見上文只是說事豫之意不可拽誠字來說

以下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之也。
此節雖就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然自治民說歸於誠身定
豫之本旨也。蓋上文自達道達德至九經兩度說誠凡事豫則
立。又是通承上兩起說來。言誠之當豫究其定則誠身是也。故
漫自在下位者之治民推及於此以見誠固當先立。然欲先立
乎誠要不外乎誠身也。明善雖為誠身之豫亦不過為誠身而
設爾。下文擇善固執許多說話不出二者之外。乃素定之工夫
也。
所謂誠身亦即上文修身說先立乎誠又歸於誠身者誠原不

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寔處就是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
亦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外智仁勇也。故曰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之誠雖當隨事言要之不外乎誠身。既誠九者一以貫
之矣。故或問曰。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
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上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自修身說出去
治人也。此言凡事豫則立。又是自治人說歸於修身也。蓋誠之
當豫只是修身爾。

誠身必先於明善。固素定之意。然只是誠身裏事。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

誠者。天之道也。此推誠之所自來也。自凡事豫以下。是言素定之意。自誠者天之道。至未是言素定之事。

上自獲上治民。悅親信友。推本於誠身。則誠之當先立也。其意亦既了然。而立誠之事。大槩見於明善誠身之兩言矣。此下則又原人之所以擴誠之故而并詳立誠之事也。天之道誠而已。人之生則得是理以為性。故在人之誠。即天之

道也。誠者。天之道。而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在人必當有以明其善而復其初。乃為不失其天。而克全其性。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此言理之本誠。而人之當擴誠也。以人言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是亦天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人也。蓋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善不擇。則人欲或混乎天理。執不固。則天理或奪於人欲。○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一一反一正說。自此至終。只是申首章知仁勇意。

博學之審問之三節

此言擇善固執之具也。一條是學知利行事。二條是因知勉行。事不及三近者。好學力行知恥。亦不外學問思辨篤行。人一己百之功也。

依愚見。上條作學知利行。因知勉行。下條作三近。似更切。不知朱子何故不然。

雖愚必明。又之亦不思而得矣。雖柔必強。又之亦不勉而中矣。故曰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此章自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為一節。是說修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九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修身事。攝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修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修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修身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未始盡其詳。觀其一意反覆。動數千言而不為重複。前後照應。脈絡貫通。中間無一贅語。遠而不遺。近極其遠。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是極其近。則庸君世主

皆可企及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章

此性教。即是篇首之性教。子思借來明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蓋性出於天。聖人之德原於性也。故曰性教出於人。賢人之學由於教也。故曰教。○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為當章句小註俱無成功一也之意。且曰明則誠矣。一旬為成功一似矣。曰誠則明矣。一旬不亦淡乎。

右第二十一章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章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蒙引有辨。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治己。然後能治人也。○盡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緊要。是知之明。若不是周生民之故。洞萬物之情。如何處得他得當。

天地能付人物以性。而不能使之盡性。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則能補天地之所不及矣。故曰贊天地之化育。○天地生人物。能賦之以性。而不能使之盡其性。至誠能盡其性。豈不可以贊天

地化育。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不是。波此方可去。贊化育。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章

致曲工夫。是有一偏之善。推之以貫通乎全體。不是止推一偏之善。以至其極也。若止推一偏之善。以至其極。則止於一偏。不能貫通乎全體矣。○曲對全體言。致曲是推其偏。以盡其全體也。

章句自其善端發現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偏只是一

善爾。悉推致者。不止一善。因一善。悉及乎衆善也。推衆善。以至其極。則衆善悉有。而能貫通乎全體矣。故曰。曲能有誠。要其所以有偏。由人之氣稟有厚薄也。說見或問。可玩。

或問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如稟得仁氣厚。則發出來多是仁。而義意思全少。如稟得義氣厚。則發出來多是義。而仁意思全少。此其發見之偏也。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如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仁之極。又因義之發見。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義發

中庸台

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仁使仁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此所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其極也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蓋方其曲之未致如偏於仁者則仁厚而義薄偏於義者則義厚而仁薄或薄於義或薄於仁此固不同矣自夫推仁之曲以極於義則仁固厚而義亦不為薄推義之曲以極於仁則義固厚而仁亦不為薄仁義不薄則薄者厚矣始有厚薄不免有異今無厚薄則異者同矣故曰薄者厚而異者同薄者厚而異者同則能貫通乎全體矣致曲千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不擇乎善則理欲混淆固無以

知其為曲而致之擇善而不固執則雖知其為曲終為私欲所奪而不能致之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此成功一也之意故章句曰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禍福將至也推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福之機示人甚明然必誠之極至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自之間者乃能有以察之蓋人心總有一毫私偽便有

所救。小論之。如酒能醉。入皆知之。然必無一毫嗜酒之心者。方能知之。而不過飲。總有一毫嗜之。心雖知其能醉。入亦卒飲之。至醉而不自知矣。是為欲心所救也。至誠前知。何以異。是然。此亦假粗以喻精耳。蒙引云。聖人胸中。無一物芥蒂。無一事繫累。空淨。如太虛。然故禍福之將至。感於吾心。觸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說得好。三註說俱未雅。呂氏又一說。與章句不同。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二節

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其旨。故就人上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有是寔理。則自然成是物。如所謂有是寔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是也。有是實心。則自然成是事。如所謂至誠事父。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是也。此理具於心。則曰誠本。諸心而見於事物之間。則曰道。誠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自成之自。亦不苟。有是誠。則自然成個物。不待安排也。若無誠

則雖安排亦不成。個物以見不可不誠也。道自道自明白分明。責人行道。

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為貴一句。此子思之主意。章句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正本於此。○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此實理兼實理實心。誠之工夫。哀公問政一章盡之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節

成己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

自然及物也。成己而能成物者。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兄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

成己固性也。成物獨非性耶。蓋性之發用處也。故曰性之德。按仁者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心之全具於內也。知者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心之發於外也。雖有內外之異。總是一個心也。但有所有存而發之異。爾故曰合外內之道。如權度本公心體也。以此稱物度物用也。雖有體用之分。總是一個權度。以此來看。便覺明白。王氏註可玩。○王氏曰誠一也。以其成己謂之仁。以其成

四書存疑

物謂之知合而言之則誠而已矣最明白○蒙引曰合外內之道也道字意輕

仁知既得於己則成己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蒙引曰仁智是德成己成物是事以時措之心猶王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終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三節

誠之未至者未免有虛假處虛假則間斷矣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矣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凡假偽底物久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誇可乎○或問解誠者物之終始云如曰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即是虛假而間斷也而三月之間所為皆實亦是誠矣豈可謂三月之間所為皆假偽虛誇故至三月之後而間斷乎故曰陳氏蒙引之說不可用者此也

四書存疑

卷三 中庸右

二十四

蒙引曰。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之不已。去久則淺。淺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者。不息之積也。

久則微。猶有而節事。微則悠遠。都無而節事。只是其所微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悠遠。蛟峰說。惟悠故遠。亦是說得悠遠。意思最好。當詳玩。

章句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思。當時

商周德澤深厚。商亡了。民猶不忘。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周既衰了。諸侯猶戴之為共主。不是商之賢聖。繼作。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焉能如此。所以說悠遠。則博厚。章句以積字釋之。殆無以易此矣。○廣博是橫說。如所謂東漸西被。意思是德澤及人之遠也。深厚是直說。如所謂決於肌膚。論於骨髓。意思是德是德澤入人之深也。

章句博厚。故其敦也。高大而光明。意思如何。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下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宣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

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論語稱光曰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可想像高明意思。○呂氏曰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朱子曰譬之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又如萬物精氣。畜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自然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三節

聖人能弘濟蒼生。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人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仰賴。有所矜庇。是其覆物處也。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物意。如孟子曰海隅蒼

生。西土恬冒。是高明覆物意。

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亦只是就覆物載物上。要其終而言。

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

章句曰悠久。即悠遠。似指在外者言也。又曰兼內外而言之。何耶。蓋這悠久。即上面悠遠貫到此。然未有發於外而不本於中者。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意可見矣。

章句兼內外而言者。恐人因其在_レ外而遺其在_レ內也。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不見而章條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以天地之道言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小而寒暑晝夜。大而坤厚載物。含弘光大。何章如之。天地無心而成化。是其不見也。君子以厚德載物。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即地道之章也。亦其至誠之德。積中發外。自然之功效爾。何待見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變化。天何言哉。亦見其不動矣。聖人功業。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即天道之變化也。亦其至誠之德。積中發外。自然

之符驗爾。何待動乎。

章句不見而章指配地而言者。蓋配地亦只是上文載物成物意。非有他也。不曰以載物配地而言。省文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至末

上言至誠無息之功用。同於天地。此又即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以明之。蓋天地之功用。本於至誠無息。則至誠無息。其功用足以配天地。其意可見也。故章句曰。此以下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

天地之道。一條過文。當云。至誠之功業。有同於天地。如此。天地

之功業何如。遂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云云。
 章句曰：不二，所以誠也。當看二十章，或問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襟則妄意，蓋只是一個物，便純。若有二個物，來便襟了。如采色一般，若只是青一色，便純。若更有或赤或白，便襟了。故曰：一則純，二則襟。若純是一個事物，更無第二物來，來襟，這便是誠。若更有第二物來，來襟，便不誠。寔了。今只是一個物，更無第二個物來，來襟，這便是誠。寔。故曰：不二，所以誠也。
 元會運世，不過只是這一個道理。流行亭毒之表，更無第二個道理。未襟他，這便是天道之不二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如南北高深，闔闢往來，不過只是這一個道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第二個物來，來襟他。這便是地道之不二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條正與至誠博厚高明悠久，相當。蓋本於不二之誠也。
 天道既如是之誠，則自極其盛，以性情言，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其高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其游衍，何其明也。以形體言，則輕清上浮，穹窿焉。何其高也。臨下有赫，照臨下土，何其明也。是皆自其誠，一不二，有以

致之也。

地道既如是之誠則自極其盛以性情言則包含廣濶無所不到如所謂德合無疆含弘光大者其博厚也可見以形體言則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如所謂地勢坤者亦可見其博厚矣是皆自其誠一不_レ有_レ以致_レ之也。

今夫天斯昭_レ之多_レ一條是說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條章句言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看得明白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夫天之所以為天只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息可見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文王所以為文者只在於純亦不已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也可見矣所謂引此以明無息之意是如_レ此。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二節

洋洋乎發育萬物條即費隱章語大天下莫能載意雙峰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則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兩流行即理之流行也此語甚妙

優レ大哉條。即費隱章語。天下莫能破意。○語道之小亦以レ大哉冠之。可見小則大之散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末。

人之德性本無不具。是道之大。皆統在此。能存得德性。雖其間小者一時未能理會。而根源體統已先得之。隨感而見。當自有不能禦者。不能存得德性。則雖小處逐件理會。要其歸都與己不相屬。我自我道。自道。此凝道。君子所以尊德性為急也。尊德性道之體統固在我矣。若其間小者不逐件理會。終是鶻突。沒分曉。譬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非但事物之理有所未明。或復

之間未免墮於過不及之差。德性之尊。非復天賦之本然。終無以造道而成德。而道之大者亦不得為能盡之。此德性既尊。而問學所以又不可缺也。尊德性是持其大綱。道問學是理其細目。總是一串事。

吾之心體與天地同其廣大。萬物無所不包。用與天地相為流通。萬物無所不貫。人惟有自私自利底意思。便狹了。若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則狹小之極者也。故去自私自利之蔽。則廣大不以此一毫私意自蔽。則廣大之極者。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有本體。則心為有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意正如

此。○致廣大。一不盡精微。則有窄疎無物之患。故道理之散在萬事萬物者。如三千三百之類。皆當隨在剖析。不使有毫厘之差。○心胸廣大者。多忽畧細故。致廣大而以盡精微補之。人心與天地同游。與造化同流。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何高明如之。人總被私欲壓了頭。便早污了。不為私欲所累。便高明。不下一毫私欲。自累則高明之極者也。朱子曰。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光明。○極高明矣。而不道中庸。則有高虛無寔之患。故處事必由乎中庸。凡其行於个倫庶物之間。皆事物也。必擇乎中庸而守之。要不出乎三千

三百之外。○意思高明者。多過高而無寔。故以道中庸補之。不溫故則本然之知。將自裁而失。溫故而不知新。則不能盡性。而知天而所知者有限。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故溫故又須知新。○溫故使其知益深。若優游而涵泳。日就而月將。則溫故之功也。

不敦厚則本然之能終於此而不能長進。敦厚而不崇禮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踐履疎畧不能積小以高大。雖德性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故敦厚又須崇禮。○朱子曰。厚是實質。朴寔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了一般人寔是敦厚。純朴

中庸存疑 卷三 中庸 三

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了。○崇禮。坐如尸。立如齋。足
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大傳曰。禮卑。此曰崇禮。就零碎處。行
去。則曰卑。合零碎上。積起。則曰崇。故曰。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
廣。即崇也。

道體之小者。不出乎大者之外。故道問學功夫。亦不出尊德性
之外。○看來道問學。亦只是尊德性中事。蓋以補其所不及也。
故章句只云。修德凝道。去了問學。不言亦見。只是修德便了。
此章書看來。是摠承上數章之意。而申明之。蓋費隱章言道之
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間。即此之說。有峻極優之大。

哉。三百三千也。其下八章。雖禘引孔子之言。亦只是明此意。初
未及修道處。哀公問政章。雖詳言修道之事。然所謂道者。止是
五達道。而知之。所知仁之所行。又未見其小大兼舉而無遺也。
故於此會數章之意。而摠申之。以見此道極於至大而無外。入
於至小而無間。修道君子。必有以極道體之大。又有以極道體
之細。然後斯道之全。有以凝之。而無外。而尊德性道問學二者。
則其工夫也。

問尊德性道問學。與知仁勇如何分別。曰。知仁勇是子思以三
者為入道之門。乃始學事。尊德性道問學。是修德凝道之大端。

乃成德事。在始學則先知其理而後造其理。循其序也。在成德則盡其大而遺其小。詰其極也。雖均之為學其淺深固不同矣。

觀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此豈初學可及其為成德之事可見矣。本文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則尊德性道問學不可謂初學事。又可見矣。

尊德性是本領工夫。道問學不過是理會尊德性裏面事。尊德性極重。道問學對不過且如道體之細亦不出乎道體之大外。則極道體之細工夫。豈出極道體之大底工夫之外乎。章句非

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似於尊德性反輕。而道問學反重矣。豈此章之旨乎。原來章句是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然程子是為大學格物致知而發。初非所以施之此篇也。朱子平生受用處全在此。意其作病亦在此。觀其論持敬涵養處多有讀書窮理意。夫持敬涵養固在讀書窮理之先者。亦有在讀書窮理之後者。今論持敬涵養。輒曰如是方可以讀書。方可以窮理。其說不亦偏耶。意其見非於陸子者。以是爾。今說修德凝道之功。而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似皆重在致知。而尊德性乃為致知而設。似

中庸存疑
卷三 中庸
三三

亦是平生之病而非所以語中庸尊德性之道之旨也。且以尊德性道問學分存心致知似亦生個意思來說道中庸崇禮分明是行亦屬之知可乎。語錄引程子涵養致知之說此致知豈彼致知乎。凡此皆愚之未能釋然者姑記所疑以俟知者。此章最是大關鍵首言道之極於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教之意也。中言修德凝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所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蓋首章雖言道出於天而倫於我而此道之大之切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存養省察之要而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則未

之及也。首章雖言中和位育之事而功效極於廣遠中間若我成輔相彌綸叅贊許多事曾未之及前面天道入道數章雖說盡入盡物履載參贊亦未有下手着實工夫故此章首言道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未言效驗之大而及夫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皆所以盡首章未盡之意也。一章大旨細詳味之。前後意思都相貫學者觀此而有得焉則一部中庸都在胸中得意可以忘言得意可以忘象矣。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章

愚而好自用。無德也。賤而好自專。無位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無時也。自專及反古之道。皆為下而倍也。

非天子不議禮。之天子。不是小可底。天子是聖人在天位之天子。看上文愚而好自用。及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便見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証上文之意也。

雖有其位。條是承上文而言。是作禮樂者。必有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方可。雖有其位。苟無其德。而作禮樂焉。是愚而好自用。不敢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而作禮樂焉。是賤而好自專。亦不

敢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說周。由是觀之。豈有生今而反古乎。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見無有敢自專者。吾學周禮。今用之。吾說周。見無敢生今反古者。

此章雖說愚而好自用。却於賤者詳。蓋承為下不倍而言。主在下位者。雙峰說善。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帝王禮樂不相沿襲考之三王而不謬其理同也。三王隨時而作禮樂在彼時則為冥今之禮樂雖不能盡同亦隨其時耳。故制度雖不同而理無不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亦然。聖人議禮制度考文皆本天地自然之理上經畫出來無一不恰當乎天理人心這便是一個天地在這裏了。以此參彼何相悖乎。○天叙有典我其敦之天秩有禮我其庸之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周王失道則王不稱天此見王者所為無不與天地相似而其不悖者亦以此也。聖人亦以理言天地而後言鬼神更深一節言不但天地不

悖雖鬼神之至幽亦昭合而無疑也。○鬼神之屈伸往來其机莫測其事玄微然不過理之當然而已。聖人禮也度也文也纖毫曲節無一不中當然之理其合於鬼神也夫何疑蓋鬼神之微妙一理之所為也。制作有一不當於理便與鬼神不相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後起不易吾言也。考諸三王而不謬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曰知其理也。○蒙引後說甚閑雅正大然前說亦不可廢。四句當以道斷破三王之因革損益一以道也吾之因革損益

亦以道也。以今觀古。寧有謬乎。天地之覆載生成。一以道也。吾之禮之度之文。亦以道也。以此參彼。寧有拂乎。鬼神之屈伸往來。一以道也。吾之禮之度之文。亦以道也。以幽驗明。其合也。夫何疑。後聖之制作。一以道也。吾之制作。亦以道也。以後觀今。夫何惑。蓋以迹則有不能同者。惟以道言。則見其無有不同。且如五帝殊時。不相沿禮。三王異世。不相沿樂。何可同也。惟以理言之。則皆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物。必因時而立政。所以和民心而節民行者。雖千百世之聖人。亦無不同者矣。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

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豈有二項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須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方制作盡其善。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厘。若不是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交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

卷之三 中庸 三十一

原○來○聖○人○制○作○皆○是○因○天○地○自○然○之○禮○度○文○而○為○之○故○能○盡○善○而○合○於○天○人○若○一○毫○不○出○於○自○然○安○得○盡○其○善○然○不○明○於○天○地○之○自○然○禮○度○文○亦○不○可○得○也○此○所○以○貴○於○知○天○知○人○也○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所○謂○聖○即○知○天○知○人○也○

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以○下○是○高○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為○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

舉○三○重○而○措○之○天○下○便○是○動○言○是○見○之○詞○章○號○令○行○是○設○施○運○
動○言○是○見○之○詞○章○號○令○行○是○設○施○運
總○在○一○個○動○字○內○動○兼○言○行○

為○天○下○道○做○天○下○人○道○理○也○道○者○天○下○之○道○也○故○或○問○曰○道○者○

人○所○共○由○只○是○法○則○然○字○義○須○用○講○解○

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即○無○惡○無○射○也○動○為○世○道○以○至○遠○有○望○而○近○不○厭○有○譽○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動○為○世○道○遠○有○望○近○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章

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

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事如是而心亦如是。兼
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
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
子見齊衰。誥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畢備。衆理兼該也。譬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休止久速。微彰柔剛。動靜語默。迭
運而不已也。○蒙引謂四時日月錯行。代明為應用。不竭雖是。
然不見得小德。川流意。
錯迭也。錯行更迭行也。春了又夏。夏了又秋。了了又冬。了了又

春。只管如此更迭無止息也。代明。代。替也。日往則月代。月往則
日代。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間。故曰並。謂
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

此段意思。恍惚通書。贊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似
四時。

禹物並育而不相妨害者。以一物各具一理。初不相混也。此小
德。川流也。則各隨其性以生矣。何相害乎。○不相害。只是各成
個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
並行而不相悖。馳者。以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度也。此

中庸存疑
卷三 中庸后
三九

小德、川流也。則各隨其氣而運行。各循其度而運轉矣。何相悖馳乎。

萬物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也。此大德敦化也。四時日月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此大德敦化也。

看來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非二事也。章句分貼本文。當云。所以不悖不害者。小德川流。然即

大德之敦化耳。今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乃分為二何耶。看來不害不悖。原不出乎並育並行之外。不是並育。只一個育。如何說得。不害不是並行。只一個行。如何說得。不悖不言不害。則並育並行在其中。言並育並行。則不害不悖在其內。故章句如此分貼。亦欲其文之。款爾。其理自可以意會。

聖人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天地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竊疑章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當時若不分

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似更更好

人皆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分體用不是只大德敦化一句便是體用了。天地之大只是上文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觀註可見。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未當繳云天地之大如此則聖人之大可見矣。聖人之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也。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大一體渾然而泛應曲當者聖人之大天地聖人一而已矣。

右第三十章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章

通書云思曰睿睿者深也作聖註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睿義可得矣。睿與智並言則智是心體之明。睿是能通乎微。專言智則兼得睿。寬對窄言有廣大意裕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和厚也。論語有訓柔順也。易有訓發強剛毅。蒙引曰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劉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

莊心之端嚴也。即易繫辭傳齊戒之戒字意。故本義曰肅然警

揚之謂中心。亦就心上說言。齋莊而不言中。也。其齋莊處。或味至純粹也。

一、不獨立。三則為文。萬理燦然於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條理不紊。是條理也。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忽略。詳審精密。不使有毫厘之差。是密也。決是非於疑似。別可否於毫厘。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

蒙引曰。此條歷舉聖人之德在此。未說到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具也。下文方說積中發外處。溥博淵泉。或問曰。以性言。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

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此溥博之說也。章句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說也。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本本。兩句更無長說。○淵泉二字俱重。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故章句曰。靜深而有本。蒙引曰。淵泉二字。是假借。非譬喻。時出如時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其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教思無窮。保民無疆。以至於以大事小。樂天者。仁之容也。時乎執也。而義之德出焉。其去奸革弊。誅暴鋤亂。罰不避親。賞不避讐者。皆義之執也。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如恭己正南

中庸
卷三
中庸
四三

面。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者。皆禮之敬也。時乎別也。而智之德出焉。如个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四海之利病。閭閻之幽隱。無不知。不審者。知之別也。
溥博如天。不是至此方如天。如淵。至此方言其如天。如淵也。見而民莫不敬亦然。
見。即時出。民莫不敬。祭見當其可也。言行皆見也。信悅皆敬也。其容執敬別處。即行也。以是見之。命令告戒言也。
聲名洋溢乎中國。盡中國之人。皆敬信悅也。莫不尊親。盡天下去處。皆敬信悅也。

右第三十一章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全

天下大經。指五倫。經常道也。五品。个倫。乃天下之大道。猶云天地之常經。天地之大義也。蒙引云。不是天下人之大經。極是但云。聖人一身所處之五倫。皆是天下之大經。又不是看来天下大經。懸空說。且慢涉着人。○經理其緒而分之也。如今經布綸。比其類而合之也。如今織布。○隨緒分理而不紊。經也。以類比命。而無間綸也。經綸。不是兩時事。分言之。則曰經。合言之。則曰綸。治絲之經。綸有先後。大經之經。綸無先後。

所謂經綸亦只是各盡其當然之實而已。各盡其當然之實。經綸之義自見。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父止慈。為子止孝。各盡其道。是經也。君仁其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以道相與。是綸也。兄弟夫婦朋友皆然。天下之本經。本自經綸。為人不能盡其道。則其經亂而不整。其綸散而不相屬。天下之大本。亦人所同得。立之者。聖人也。聖人所以立之。無他。亦無一毫人欲之偽。以襍之而已。夫人性有五。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所以為天下之大本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天命有所遏塞。而不行。是其大

本雖未嘗不在。然亦既傾倒而不植。立矣。聖人氣質清明。無一毫物欲之蔽。而天命之性。日常昭著。呈露於行事間。是大本自裁而立。而其立之也。亦豈待於着意用力。以立之哉。故又曰夫焉有所倚。

知天地之化育。須見天人無二道處。蓋人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也。天地之化育。不外元亨利貞四者而已。衆人蚩蚩。物欲交蔽。則天人相扞隔矣。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則吾心即天心。吾道即天道。又何化育之不知哉。○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胞其仁其經綸處胞也。淵其淵其立本處淵也。浩其天其知化處浩也。

其天其知化處浩也。

胞處便是仁。淵處便是淵。浩處便是天。此聖人自家之

天淵也。故曰其仁其淵其天。諸家說俱未是。

天地之化廣博無涯。聖人知之。其道亦廣博無涯也。首章或問

曰。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以時

而出。化育之廣大可見矣。又曰。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

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則聖道之廣博可見矣。

蒙引說。太德敦化。似費詞力。愚謂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本德敦化乎。

苟不固聰明聖智言。聖人不說。安行者。主於達天德。所重在知也。天德。總是天下至誠。觀天德誠。便可見。但此上未便可說。是知至誠之道。此尚是總舉聖人之尊稱。下文孰能知。方可說。至誠之道。語錄表裏之說。思深不然。以知至誠之道。而時出之。凡有血氣有不尊親乎。而至聖之德。溥博如天。淵泉如淵。非達天德亦孰能知之。且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而堯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也。非夫子不能知之。當時之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謂人之尊親為自其表觀之則曷可乎。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絀二節

君子立心為己不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也。故無許多炫耀。故動人處本自淡也。無許多文飾為觀美處。本自簡也。無許多圭角欲異人處。本自溫也。然立心為己則自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處故淡而不默。蓋外雖悶而不快人意。而自有不可歇者在。以立心為己自有咀嚼之味也。外雖似簡略而無文之可觀。然

自有許多文采。以立心為己自有篤寔之輝光也。外雖渾然圭角之丕露。然其中自有條理。不是心下鶻突無理會也。以立心為己之人自然內辨不默而文且理。是曰章之寔。○淡而不默。淡中有味。簡而文自有不文之文也。溫而理外溫而內理也。而立心為己者自然之符驗也。未說到學方上。嘗試驗之。為己篤寔底人自有許多好處。

網纒於外。故淡簡溫錦在其中。故不默而文且理。若網加於外而無錦在其中。則淡而可默。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知遠之近遠。指人近指身。兼心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

民亦謂之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也。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於人。○蒙引云：自而後近，不可用，蓋近中已有自也。○遠不生於遠而生於近，則近者遠之近也。與知風之自一般。知遠之近，則知近之不可不謹也。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知自微之不可不謹也。下文謹獨存養之事，皆所以謹乎此也。至於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則謹之微者顯，風者行，近者遠也。

可以入德，可以方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故章句只曰知所謹，是未謹也。

詩云潛雖伏矣二條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即風之自微之顯也。君子知之而謹焉。故能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

上文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言致謹於人所不見之時。又曰：不愧屋漏。是言非但致謹於人所不見之時，雖已所不見之時亦謹也。言謹於人所不見之時，功固已密矣。又言雖已所不見之時亦謹，則為己之功益加密也。

看來此兩節亦不宜分動靜，只是說工夫已密而益加密，若以上節為動則人不可見，亦未純是動，蓋動之端也。動之端而謹，此

中庸
卷三
下節
是靜然亦承動之端說去言不惟動之端
謹雖未動之時亦謹也。是工夫已密而益密也。觀其語意都是
就靜邊說動邊頗略與首章戒懼謹獨微不同。蓋首章是始學
事。故動靜之功俱詳。此章是成德事。故詳於靜而畧於動。觀首
章說戒謹恐懼則先之以道不可須臾離。此章說戒謹恐懼則
先之以風之自微之顯亦可見所主多在靜而不同矣。觀或問
一則曰謹獨誠身一則曰反身以謹獨而無一言及所睹所聞
處亦可見其略於動與首章不同矣。
而節相承之意。當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然豈特是哉。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
雖己所不見之時亦謹也。

詩曰。奏假無言。二節

君子為己之功。不惟謹於人所不見之地。而又謹於己所不見
之時。則持敬工夫。真無一時間斷矣。逮其久而熟。焉則敬不操
而自存。清明在躬。修身道立。誠於此。動於彼。不費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缺。鉞蓋其德之深。而其效之遠也。又愈久而愈熟。焉
則嚴敬在中。幽深莫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下於恭敬而

天下平則其德愈深而其效愈遠矣。

其惟人所不見者敬於方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於靜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始終一於敬而已。然不過自為己之心推之也。

聖人不顯之德。即聖而不可知之神也。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

萬恭而天下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是萬恭也。是不顯也。人

莫測度。本乎不思不勉也。若待思勉。是未離乎方所形體之間。而人尚測度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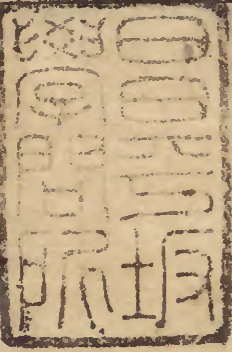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者。知所謹而可入德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者。謹於微。謹於自謹於近。知所謹而謹之以入德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不顯惟德。有辟其刑之者。近之遠。風之自。微之顯。謹之至而德成也。然必自為己之心推之。此子思所以於終篇致意於尚綱之說也。

此與首章語同而意不同者。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

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戒惧而後謹獨而其
意周以切言入德之序則先謹獨而後戒惧而其意益以密在
學者用功之初必常存敬畏而尤致謹於獨然後工夫周匝而
於道無少離若工夫向成處則必謹於獨知以至於己所不知
然後工夫細密而於道益以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蒙引
似未分曉其動靜之分皆是先儒之說愚未敢以為然
黃氏曰中庸說下學少說上達處多矣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
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
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換

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
章融會而下學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
未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寔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
寔事而為理之因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寔學也童而習
之今猶有白首如時人之嘆吁豈易言哉

右第三十三章



四書存疑卷之三終

